

单位附近有一家远近闻名的馄饨店，专营上海人爱吃的馄饨面条和炸猪排。店面狭小局促，每逢饭点，门口等待的食客队伍蔚为壮观，也不乏专程打车甚至拎着行李箱风尘仆仆赶来一尝美味的忠实拥趸。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这片区总是喜欢不起来——馄饨的风味固然不错，但总觉得老板娘不够热情。

最典型的场景是这样的：慕名而来的食客刚进店，茫然四顾试图寻找价目表一类的东西。此时在狭小空间里辗转腾挪递馄饨送面的老板娘会劈头来上一句：“位子先坐好！没有位子先勿要点！”没有一点委婉的敬语，更没有“欢迎光临”之类的客套。据我观察，闻得这句“另类欢迎辞”的食客，大多脸上会掠过一丝凶煞。特别是上海人，老派上海人最忌讳“洋盘”，初来乍到，不熟悉点菜规矩也是自然，被老板娘这么一说，这下可好，整个店都知道自己是“洋盘”了！

后来，一件小事改变了我对老板娘的看法。那天自己端着满满一碗浇头面刚放到桌上，手上沾着酱汁，正想找纸巾来擦，不巧四周的纸巾均已用完。于是我站在原地，手悬空着，目光四处搜寻，当眼神和老板娘相遇的那一刻，她适时递上一包新纸巾。很明显，站在角落里的她已经默默观察许久，明白我在找什么，

几个月前，我住进了上海市郊的一家养老院。这是再三考虑作的决定。唐朝诗人李商隐说得 好：“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已是 95 岁的耄耋老人了，年龄不饶人，是进养老院的时候了。

然而，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亲戚朋友时，引起了热烈讨论，反对者劝我“明智”，反对者则劝我不要进养老院。有位挚友直截了当地说：“老兄啊，你何苦把自己关进养老院呢？要知道去那里是等死啊！”仿佛呆在家，生命的进程就不推进了，朋友的劝告，没有动摇我去养老院的决心，但是心里总有些忐忑不安。原来以为养老院是死气沉沉的地方，想不到进去以后看到这里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街道上常联系沪剧、越剧、京剧、评弹、歌唱、舞蹈等几十个业余文艺团队在此轮番演出。真是莺歌燕舞，热闹非凡。

前不久与几位朋友一起去浙江开化山区小住了几天。连续几天，在山里体验了一把宁静氛围和自然氧吧，以及山区特有的景致以后，那天我们便告别大山，驱车来到开化根宫佛国文化旅游区。

根即指根雕，以根雕名宫，顾名思义，其规模应该不难想象。果然，我们请的导游小何姑娘告诉我们，这片旅游区占地面积有 3.03 平方公里，资源体量巨大，类型丰富，且以根载道，以自然天趣承载人文意境，巧妙地将根雕艺术、盆景艺术、赏石文化与园林古建筑融为一体。仅根佛文化和华夏文化两大主题景区，就有三十多个景点，陈列大型根雕艺术系列作品五千余件(套)，这还不算诸如盆景艺术、根艺文献资料展等内容，难怪开化根宫佛国文化旅游区倡导“白天+黑夜”游览参观模式。小何姑娘领着我们在一座颇有顶天立地之势的巨大的根雕展品前站住了。这时候只听她介绍道：它就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听小何姑娘这一说，我们格外留意观察起了高高耸立在我们眼前的这座需几人合抱的根雕。这是梓木根，它高 7.5 米，重达 8 吨，是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野岭，被根雕艺术家徐青慧眼发现的。但发现它后，怎么把它运出大山深

才会在第一时间拿出我想要的东西，连语言交流都不需要。

上海话里的“会看山水”，常用来形容善于察言观色、分析周遭环境形势之人，这位老板娘堪称“看山水”界的个中翘楚。她也许不会客套奉迎，但其实对整间店面里每位食客的状态都尽在掌握，也总能给出最实惠的建议。有人坐下位子后边上还空着一个，作势在等人，老板娘会跑过去说，“依朋友额小馄饨等伊

## 饮食店里的上海阿姨

章迪思

来了再上好吧，上早了糊掉勿好吃”；有结伴慕名而来的年轻女生，馄饨拌面汤面炸猪排，洋洋洒洒点了一大堆。老板娘确认了女生们的人数，后作语重心长状说，“小姑娘，阿拉的猪排蛮大蛮油的，两个人合点一份，一人来一碗小馄饨，正好，也不浪费”；当然最经典的，要数老板娘(包括老板在内)对浇头拌面在吃之前要不要搅拌的执念，看到有食客留着浇头慢慢吃，总会忍不住上前指点一番，“浇头是精华，先吃呀！”有点越俎代庖，却也有点上海阿姨爷叔独有的可爱。

像这位馄饨店老板娘一样的上海阿姨，也许正成为上海街边饮食店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日去家附近

养老院的每个楼层都有自娱自乐的活动室，象棋、围棋、扑克牌、书报阅览室应有尽有。古人说：“阳春之曲，和者必寡。”

但是这里的老人喜欢“阳春白雪”，就连难碰的

## 乐住养老院

骆贡祺

高雅书法艺术和钢琴演奏也敢于尝试。在活动室的墙壁上挂满了老人的书法作品，而 80 岁的老杨，退休前是上海汽轮机厂技师，就是在进养老院以后才学会弹钢琴的。

这里的老人很少有卧床不起的，即便行走困难的、身体瘫痪的老人，也不愿意消极地躺在床上，而是拄着拐杖，推着助行器，抑或坐着轮椅，在空中走廊上活动活动。

这里的老人乐天知命。每天晚上，有位老者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一

处，却成了无解的难题：因为深山没有路，所以人迹罕至，车子更无法开进去。后经几番运筹，最后决定，为运出这样木根，给它开山修路——这既是为了弘扬根雕文化，更可借此造福于当地山民。结果这一壮举足足经历了曲曲折折十余载，才终于得偿夙愿；这也有了今日使我们得以一睹它真容的机缘。

不过作为“镇馆之宝”，我们揣测应该不会仅仅凭借这充满传奇的修路运根的故事吧。果然，经小何姑娘提醒，当我们的目光穿过这树筋盘结、虬须缠绕的梓木根的空隙望进去，这才发现里面竟然是空的。想想也是，如此大体量的梓木根，如果没有从内里吸收养分，进行自我调适，焉能支撑整个根躯蓬勃向上，茁壮成长——这才是它真正的传奇处。就像我们今天告别的大山，最初远远望去，觉得除了巍峨之外，也就是一片葱绿连着一片葱绿，总有一点空旷幽深的意味。但是当我们投入大山的怀抱，顿时就情不自禁地被山的辽远深邃、蜿蜒逶迤、壮阔宏伟的磅礴气势，以及反观人类的渺小所震撼。忽然想起民间有“灵山”一说，这或与“根魂”也正相类似。根与山尚且如此，于我们而言，应该会有所启迪吧。

一社区办完事，走进附近一家“上海面馆”。只见面馆内三五个浦东本地阿姨着统一红白格子围裙、戴同色系袖套，干净整洁，让人无端增加对这家小饮食店的好感。这家店聪明地将“中式自选快餐”和浇头面合二为一，各色荤素浇头按一人份盛在一个个不锈钢小盘子里，食客无论吃饭还是吃面，自选浇头便是。有趣的是，全店唯一一位爷叔服务员，安静端坐，在自选台后给顾客递送浇头，忙进忙出招呼的，全是阿姨们。有的阿姨一边整理餐具，一边仔细听着每一笔手机支付到账的语音提示，谁付了钱面没上或是没付钱先吃上了，心里清清爽爽；有的阿姨一边干活一边眼神紧紧盯着那些跟父母一起来、三四年级活泼好动的孩子，唯恐他们摔了撞了。有心大的父母让孩子自己去洗手间，阿姨还会叮嘱一句，“大人跟一个去呀！”吃一碗面的工夫，相当于目睹了一幅充满了日常烟火气的上海市井风情景。

可不可以说，这也是“上海服务”的独特魅力呢？这座城市固然有荟萃了全球各地美食的米其林餐厅和各色连锁餐饮品牌，但与此同时，在街边一爿爿不起眼的 小饮食店里，那些手脚麻利、目光犀利，又如同自家长辈般处处替食客着想的上海阿姨，更是不可轻易抹去的底色。



受着天伦之乐。

人住养老院以后，人好像变得懒惰了，早晨起来，阿姨已替我泡好一杯热茶，接下来，她又忙着整理我的床铺，折叠好被褥，至于打扫房间，洗洗衣服等活儿，更用不到我操心。当一日三餐的送餐车在房间外刚停下，阿姨又抢先一步给我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家乡有句俗语：“饭来张口，茶来到手，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啊！”

值得赞扬的还有阿姨的服务，我在看书读报时，想把椅子搬到室外光线好的地方，吃完水果准备把果皮投到规定的垃圾箱时，阿姨察言观色，总是抢先一步替我做了。

最近有朋友关心询问：“养老院的生活过得惯吗？”我说人是能够适应和战胜各种环境的动物，庄

我的外甥女说：一眨眼就要过年了，早知道就不眨眼了。因为她想多读点书，就像远走他乡的打工族多想挣点钱那样，兴趣渐浓，腊月就见底了，又要踏上回家的路。

我定居在上海，可第一故乡依然镶嵌在景德镇的一个县级市。那过年回家的路，从上个世纪我一直用心去丈量，觉得是那么漫长。那时，要走十几里路到达县城，然后凭着到上海直快的列车票，在车厢里寻找有落脚的地方，要等侍前方下车的旅客腾出空位。没有，或者有人抢得先机，那就再下一站吧！也许下一站，但往往没有也许，只好找个过道间或者坐在地板上，卖食品的服务员推着箱子来回叫卖，走不过去就会喊：让一让。她不愉快我也不舒服。

景德镇到上海，无非 700 公里罢了。乘坐这趟唯一的直快，什么时候到达目的地，心脏欠佳的旅客真要捏把汗。途中，快车“呜”的一声，这趟列车就像小狗遇见了藏獒，龟缩在原处，动弹不得。如此狼

日本电影《漫长的告别》，是一部好电影，虽说它的题材有点沉重——患认知障碍的老人从发病到死亡的过程，但它充满温情——老妻和两个女儿和他共度余下时光，和很多日影一样，在平和冲淡之中，蕴含感染力。

不得不佩服老演员山崎努，刚刚在《有熊谷守一在的地方》扮演不出家门的“画坛仙人”，这次，就把患病老人东升平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这个瘦削老人，出现在银幕就已经开始失忆：老妻曜子叫他洗澡，明明没洗过，却说洗过了；把在美国的大女儿麻里和小女儿英美搞混；不记得小女儿的岁数；参加老同学的丧礼，不知道他已去世；甚至只认得曜子这个人，却不知道她是自己的妻子……我们看到的山崎努，从始至终，用眼神，用表情，用手势，用姿态，塑造一个脑部逐渐萎缩者的形象：有时糊涂，有时木然，有时愤怒，有时幽默，有时温柔——就像曜子患眼疾，到病房看他，他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和脖子。

或许，认知障碍患者的失忆具有选择性。东升平曾对外孙说：“我这阵子，好多事都好像飘到很远。”去老家转了一圈，火车上，老夫拉着老妻的手：“差不多了，该把曜子介绍给我父母认识了。”还停留在年轻时恋爱的时光。平时，常挂在他嘴边的话是：“我也该回去了。”回哪里？惹得家人大惑不解：明明就在自己的家。即使回了他出生成长的老家，他还是嚷嚷说要“回去”。有一天，东升平走失了，手拿三把雨伞，来到一个游乐园。曜子和两个女儿根据定位，追踪到这里，感到莫名其妙：他来这里做什么？老人带着两个刚认识的小女孩，开心地坐在旋转木马上游玩。曜子突然明白丫，她对女儿们说：“你们的爸爸来过这里一次，就在你们跟那小女孩差不多大时，那天本来只有我们三个来，午后开始，突然云多起来，眼看就要下雨了，美美从早上起就感冒了，爸爸专程跑到游乐园，为我们送伞来。”特写镜头里，是挂在边上的三把彩色雨

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我正努力适应养老院的环境。面对养老生活，心态比一切都重要。

康颇老矣，尚能饭否。大概养老院的饭菜适合我的胃口，进养老院以后，体重居然还略有增加。

我爱好阅读和写作，在邮政局的帮助下，所订的 8 份报纸杂志随我一起进入养老院，成了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在养老院，我拥有一张独用的写字台和一把靠背椅子，还有能放置一百多本书的大壁柜，幸甚至哉，暮年有这样安身立命之所，吾愿足矣！

狈的样子偶尔一次也罢，一路上快 车就是那么狂野，直快只好俯首称 臣——靠边。然而，这趟直快自我感 觉良好，非要弯道去南京过把瘾，再 死心塌地从南京开往上海。整个晚 上宛如冻僵的黑鱼，有气无力，沿 着大山脚下缓缓而行，到达上海足足 折腾了 15 个小时，雅兴全无。

## 加速故乡路

王树才

到了过年时，无论是从老家回到新家，还是从新家赶回老家，我会一筹莫展，心事重重，往返一回就像患了病似的消瘦下来。但老家养育了我，那种情怀难以割舍，尽管慢悠悠地来，情感始终征服了折腾。

2018 年的隆冬，我又有了回趟老家的念头，有人劝我，乘车那么长时间，受不了的，不如买一张飞机票，2 个小时就到了。想想也是，何必太固执，我在网上订机票了。头一次乘坐飞机，一切都在期待之

伞。她们恍然大悟：老爷子的“回去”，就是回到这里，这里有他永恒的记忆，即使时间流去。导演用女人们撑着伞的欢呼、老人在远处旋转木马上难得露出的笑容，组合成电影中最感人的画面。

与丈夫相濡以沫的曜子由松原智惠子扮演。电影里，没有曜子照顾东升平的繁琐细节，但有这样的场景：曜子因视网膜脱落进行手术，由小女儿照料爸爸生活起居，遇到爸爸大小便失禁之类的事， 英美感叹：妈妈真的好了了不起，每天都要做这些事。间接传递着曜子的辛苦。看看这些镜头，会不会很熟悉？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有些类似？父母把不和自己住在 一起的子女电话号码抄在纸上，以便联系；当遇到为难之事，想告诉子女又怕打扰他们的工作，支支吾吾。电影里，麻里问妈妈：几

十年的相伴，会不会厌烦？曜子答：嗯。又问：夫妻到底是什么啊？又答：我也不太明白，要一直走下去才明白。

本片以两年为一个章节构筑故事，老人从患病到去世总共七年时间。认知障碍症，据说又称“漫长的告别”，患者的记忆会渐渐消失，慢慢离我们越来越远。影片末尾，妈妈和女儿们戴上生日帽，举办生日会，以庆祝老人的生日作为最后的告别。戴生日帽是这家的传统，前一次戴生日帽还是在老人刚刚发病，这一次，却要天人永隔。在父亲患病这段时间，女儿们各自有了改变。在美国的

大女儿麻里(竹内结子饰)，几次往返照顾父亲，受父母关系的启示，自己的婚姻状况也有了改善；小女儿英美(苍井优饰)，从不太关心家，到更顾家，更成熟，更可靠，自己的事业和感情生活也可能出现转机。曜子喜欢这首歌：“就让我们昂首向前行，别让泪水轻易流出。回忆起春日时光，一人孤独的夜晚，幸福就在云端之上……”在丈夫的病床前，她最后独自对他唱的，是这首歌；在往昔和未来的岁月中，勉励这一家前行的，也是这首歌。



中。从虹桥机场起飞，升上蓝天，我俯瞰大地，太渺小了。就在我沉静在遐想之中，空姐在说：景德镇到了。舒适、便捷二者具备，可机票与车票相比，那是 2 个来回。我还是乘坐那个直快吧！

当我从景德镇乘坐公交车来到我工作过的县级市，家乡的朋友说，那个经过我们市里的直快列车没有了。难道我又要乘飞机回去吗？朋友对我说，景德镇现在有动车到上海，刚开通不久。动车，竟然从上海跑到了景德镇。那个直快是那个年代的感觉，绝对不能与时代赛跑，没有也罢。动车，我早已体验了，只是没想到到大山脚下亦能如愿。我早上从景德镇出发，已经得知中午就能抵达上海。微信传到家里，皆大欢喜。

新时代，高速路，回家的路并不遥远。远在他乡工作的朋友，回家过年，除了归心似箭，也许是一样的感受。

载着一路的 爱回家，更幸福。

责编：史佳林